認以為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楊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歆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強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為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當可與論性乎。

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乙未

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喫緊為人語。

學者第一要憤語曰、發憤忘食。須知只這憤字。便做成孔子。

聖人不思而得矣。未嘗以不思而得槩天下也。不勉而中矣。未嘗以不勉而中槩天下也。是故曰

擇善固執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且聖人非特不以不思而得槩天下也亦未嘗以不思而得自處非特不以不勉而中槩天下也亦未嘗以不勉而中自處是故曰發憤忘食曰好古敏求曰不如丘之好學而今開口便說箇不思不勉何言之易也

不思而得精神恰在那得字上不勉而中精神恰在那中字上而今要學聖人須就這裡參取只說箇不思不勉濟甚事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試看這話頭還是論箇得不得還是論箇思不思還是論箇中不中還是論箇勉不勉

或問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說者以為未發非時蓋指本體而言也此說似與朱子不同何如曰朱子原有兩說此說即其前一說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其間初無頃刻停息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

然無覺之中邪暗欝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動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感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章句所用乃其後一說也朱子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又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躁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以後說為定遂以前說為誤而近世學者又率以其後說掩其前說則亦考之不詳矣愚嘗平心體究竊以為兩說不妨並存非必執一而病一也陽明先生曰只因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故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若真知得無未發已發就說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蓋亦有見於此耳曰陽明所謂原有箇未發已發在果以時言乎曰觀其下

文以鐘聲為喻而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明明點出兩箇時字了也。曰後儒何故將未發已發分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原是子思子分來。不干後儒事。若曰中自為中和自為和兩者截然各為一物即後儒原不聞有此也為此言者將無見己之見太伶俐見人之見太痴重乎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先天也未發也兩儀後天也發也是一物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靜體也未發也動用也發也又一說也然則兩說於中庸孰當曰若論中庸本旨章句為近

或問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何如曰自陽明以來談良知者幾且盈天下矣徐而察之其於良知似猶在離合之間也盍徵諸孟子之言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惟仁義為性愛敬

為情知愛知敬為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既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駁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即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為仁在羞惡為義在辭讓為禮在分別為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為用者既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為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孟子之所謂良知果若是乎

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為而才有為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為則仁義禮智一切憑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然遂舉而槩諸四端恐兩下尚不能無毫厘之別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然遂指而名之曰性恐究竟且不免有千

里之謬矣陽明先生揭致知特點出一箇良字
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
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之彖曰至哉坤
元萬物資生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這是大極兩箇大總管千
變萬化皆由此出人心之有知能亦猶是也
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
坤元也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曰天人一
也更不分別

庚辰予與南樂魏懋權同舉春官又同門也一見
如生平歡已又得閩劉國徵於時張江陵擅政
懋權每覩時事乖剌輒為憂形於色且時時過
予兩人相對太息一日忽曰江陵汰已甚吾儕
又新進何能為盍私諸申座師乎庶可默回萬
分一也因約各為書一通予既具草往叩懋權
懋權出其書視予書曰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
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常而人情有安有駭天
之常日月星辰而孛蝕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

亂賊異中國之常禮樂文章而左衽異官使之
常賢智忠良而憸邪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
偏詖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
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大謬不然春正月日食
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慧星見九月
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子殺父薊鎮沿邊諸
郡地震累日椎髻之虜千百成群出入塞下索
漢財物吏不得禁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
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趙世卿疏時政

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以為長史御史劉臺言事
得罪天下悲其忠安福奸民乘間誣奏之進士
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
省程錄動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
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
並行所安在此所駭必在彼孛餗以為安則見
日月星辰而駭亂賊以為安則見君臣父子而
駭左衽以為安則見禮樂文章而駭憸邪以為
安則見賢智忠良而駭偏詖以為安則見剛柔

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於常其異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耶不可使長耶所關於世道理亂得失鉅耶細耶竊以為宜及今而矯之尚有可為然而矯世之責實惟門下門下初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於今日察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任其事為天下國家計而不復為己之功名與他人之富貴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而吾不能矯之導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何辭焉予讀之既喟然嘆曰經世之文也退而自削其草

劉國徵書曰門生猥以庸愚謬辱采拔感念知己莫效尺寸深惟夫子取士之意見在錄中而有懷不言慚負薦書竊見夫子位極人臣遭時明聖忠厚正直為百僚師表天下欣然想見治平而邇年以來四方多故災異稠疊歲朝日食春夏地數震江南大水漂溺秋客星見慧星從橫河漢象十日有奇太白正晝經天夫日者君象

衆陽之宗陽德不明則不能制陰陰桀乘之于
紀失常此皆莫大之變徵表為國門生不敏知
夫子蓋早以為憂也竊以為
朝廷當赫然下求言罪己之詔不則亦宜減膳徹
樂齋居露禱以回天怒而諫官御史亦宜摭實
奏言切陳闕失庶幾萬有一可俗脩省之助今
既數月矣上下相蒙恬然不以為怪信有如王
介甫所謂不足畏之說者中夜反復至為寒心
夫天道神明灾不虛生今天下子弒父僕戕主
郡邑榜箠租稅民至析骨易孩而食自經死者
相望聰明才智之士業不得致于學校其計畫
未卜何之倦伶土蠻動擁數十萬窺我邊疆人
心皇皇無有固志天下之元氣蕭然日索一日
灾異之應爛然可睹矣而中外上書動稱述大
臣功德比于舜禹於泛然童奏之中陡入諛語
漫不顧上下此何恠其玩視天變而不以聞者
顧門生竊伏思之未必皆諂人之過天下無事
士大夫爭相慕效皆欲保爵祿顧子孫買田宅

為逸樂富厚之計故以官而博言者百不得一以身而博言者千不得一以身家破亡之禍而博言者億萬不得一夫部官趙主事朝上疏而夕即竄諸長沙則是不能有其官也劉御史臺之陰伏草野五年矣而必欲治之罪則是不能有其身也且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株連蔓引其禍必長如前日吳中行趙用賢之徒恐禍出不測嗚呼此英雄之所以垂首忠諫之所以結舌夫子以身致太平豈欲有此聞之執政大臣方主國是未易窺測而夫子之位適在第三夫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謂之和君臣且然況於共事之人所宜協衷一德以成厥美者聖莫高於周召而猶有不相悅之時豈可舍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且彼其亦未知天下之勢至此極也意定於先令制於已壅蔽久而忠言罔聞也災異之來得無克湯視輿夫子試畧舉言之未必不竦然易慮者蓋昔綏和元光之世士大夫多流於隨其宛也

君命犯而主威奪、元祐熙豐之世、士大夫多過於激、其究也、朋黨成而天下受其禍、伏惟夫子處于不激不隨之間、以應天地神人之望、門生遠方新進之士、不敢徑進其言於君側、而執政之門、又非可遽以言通、夫草野儒生居恒披心腹相口舌者、曰師曰弟子云爾、故昧死以上、余惟懋權之論正矣、而是書語意婉篤、規諷備至、又有足深繹者、因并録而存之、

聖賢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莊子乃曰、伯夷死名、盜跖死利、是將那名字換這義字、義利判然兩途、名利則等耳、如此方纔壓得君子與小人一般、後世敲剥君子者、皆用此法、一字之毒、流禍無窮、假令此老見之、不知以為何如也

好名、中人所不免、由中人以上則不屑也、由中人以下則不能也、若乃托於不屑、以蓋其不能、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類也乎、

胡文定言朱子發雖脩謹、皆是偽、為范濟美應云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遜謝云、某何敢當至誠

二字濟美戲曰子發是偽為善公是至誠為惡戲則戲矣却自有可思也文中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又曰吾願見偽靜詐儉者其意正與此同

好名一念上之有碍於天理是故在善中為惡下之有碍於人欲是故在惡中為善世之學者莫不曰聲色貨利正何足論須拔去名根乃是第一義耳信乎其第一義也吾焉得而訾之雖然彼其所為深疾夫名根者果以其有碍於天理乎抑以其有碍於人欲乎以其有碍於天理而思去之則大善也以其有碍於人欲而思去之則大惡也於此含糊而漫為高論也夫誰欺欺天乎

程伯子曰新法之行吾黨亦有過焉豈可獨罪安石也知此而後可與盡己之性張思叔問鄒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賈直程叔子曰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知此而後可與盡人之性

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知之又其次也不知而作則妄人而已矣蓋世間有一種人自負聰明說得去做得來便爾前無往古後無來今以為吾性本靈不消些子依倣吾性本足不消些子幫添只就箇中流出縱橫闔闢頭頭是道矣豈不甚偉由聖人觀之却只是箇不知而作俗所謂杜撰是也此等人看那多聞而擇多見而識的直笑以為支離瑣碎不足道由聖人觀之生知而下便須數着他謂之次正見其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絕之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就兩人較一邊師心自用偃然處已於生知之列究竟反不如多聞而擇多見而識的還得為知之次一邊視古人無不勝似我去多聞中參取視今人無不勝似我去多見中參取歉然處已於庸衆之下究竟却與生知的殊途而同歸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或問說者云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言良知在我隨感隨應自無不知若乃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此為專求諸見聞之末者言誠項門一針然而體察孔子當時口氣似乎不類何者孔子自謂無不知而作今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乎其意虛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滿矣且多聞而擇能擇者誰所擇者何物多見而識能識者誰所識者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這箇功夫若專求諸見聞之末則程子所訶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蠹也何但落第二義而已乎

人言利根的無假見聞鈍根的却要借這箇開發此語恐未盡利根的大頭腦已自分明若肯用多聞多見功夫將來越煉得細膩鈍根的須是他心地上掃得空空無一物方好商量若便引入見聞中幾何不弄得昏了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二語當時時三復試思說箇性有何不了又要點出善字來說箇善

有何不了又要提出性字来說箇性善有何不了又要標出堯舜兩箇大聖人来此中殊有種種苦心不可只泛然看過

告子之徒或以無善無不善言性或以可善可不善言性或以有善有不善言性他門何嘗不自性立宗但只就各人意思兩下揣摩故其說往往眩於影響沒箇着落點出善字正示性有定體不可以岐見淆也楊墨之徒或以兼愛言仁或以為我言義或以兼愛為我之間言中他門

何嘗不自善立宗但各就自家意思一邊認取故其說往往滯於肢節沒箇頭腦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見窺也至於言必稱堯舜又何也若曰往古来今不知凡幾何人而獨堯舜蕩蕩巍巍共推為兩至聖也試相與誦說一番有不躍然欣慕者乎又若曰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即人人堯舜而獨讓兩聖人超今邁古無能步趨其萬一也試相與對證一番有不恍然自失者乎然則揭示標準鼓舞嚮往在此激